

歇

菴

集

歌菴集卷之十一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門生喬時敏校友

謝伯美 陶爽齡 訂
商 濬 弟 陶祖齡 閱

啓

上林宗師

竊聞董山之錫遭歐冶以奮其利柯亭之笛得中
郎以發其籟是用價等量金響流比竹藉令韞奇
不逢含音莫賞則斯二物者泥沙之棄餘葑屋之

歌菴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朽敗耳然彼誠曠覽茲亦上珍揣遇雖幸揆材尚
優若卷曲軸解散木也而辱匠石之盼款段駑緩
下駟也而濫涓人之賈則材爲遇負感因愧深矣
恭惟老師閣下嶽降碩人天寬雅量發光琬世識
方朔於歲星居易近人頌趙衰之冬日詞林採實
靈府懷虛黃馬騁於談聚雕龍歸其筆海台階虛
席夢迴傳野之霖使節臨關氣接真人之馭旣而
山斗儼其標望水鏡湛其澄映掄才無朱紫之眩
得士在驪黃之外人心一變文教四翔然而神龍

難馴黃鵠易舉驪珠委以按劍員錦成而投杼日月如晦避流言而在東風雷忽驚丹諸人於有北帝眷無教天道可知且將返轍玉堂之署論道金華之殿謝仲山之補袞陋孫弘於開閣又豈必興歎長沙投文湘沅哉伏念望齡本以桑戶繩樞蓬心緜力譬虎文而未就趨鯉訓以徒聞亦嘗慷慨燕趙之都浮沉吳越之地鄉曲鮮譽知友莫稱短歌自和誰憐下里之聲長鋏歸來已在衆人之後乃蒙大造猥納微塵拔自儔中處以格外一顧爲

重瓦礫齊於南金片語增榮楛棘材於東箭已猶
愧夫采非人已詫其積薪兼之獎借逾溢屬望殷
厚感極則涕泗橫生報輕則頂踵匪重但井甃乏
觀海之見商車無馳河之用恐踴躍之金終見棄
於冶氏武溪之曲難倚和於門人不無仰負洪慈
有傷則鑿耳更祈終惠俯賜教言則當奉以周旋
不敢失墜擗朽鈍而一割守堅白以自鳴所以報

同門上孫栢潭老師

伏聞藉厚者質薄而名隆附尊者理賤而特貴是
故蟠木離詭豈鄧野之瓌材下馴疲駑阻大行之
修轡及其遇王爾方歎也極意能察脣吻流之朱
漆略其驪黃則振鬣昂膺埒千金而題價鏤枯瑯
朽登萬乘以垂珍茲品物之傾情等愚生之奇邁
恭惟老師閣下心映冰壺手旋金鉉讎書遂閣長
然杖底之藜讀禮倚廬欲罷黑中之社振西京之
雅藻總東國之人倫吹噓回萬朽之春盼睽作終
身之飾假之羽翼潛鱗展翅於天衢勾其齒牙巴

曲均音於郢唱某等豹管僅闕虎文未嘗筦庫之家七十爰欣文子之知公車之牘三千遂濫東方之對睠青雲之可附仰大造其奚酬惟往年操筆之辰正大孝支牀之日屢披薄袵淡奉玄言發覆啓蒙似歐鑪之雪點攻瑕苴漏訝匠斧之風生是用佩服箴銘惠徼靈寵其爲私感尤倍常情但以樸藪而服官聯釋蒿萊而膺簪紱人爲遇忝事與習違操鈇鮮斷革之能臨組有飲冰之懼將無貽幾賢路抑以仰負師門伏願洪慈益弘雅誨勵首

塗而鞭其後憫迷轍以指之南則當奉以周旋靡
敢隕墜謹修短翰薄布下私吳會雲浮望鴻儀而
可拖燕京日近竚鶴蓋以非遙

云

上沈相公

向緣私戚干冒尊嚴仰荷溫言復諧所請感渙存
歿德被雲初望齡先君子素秉拙誠性恬名譽當
官之績猶不告其子孫鄉曲之稱復難通於遐遠
老而愈泯沒又何聞伏惟相公閣下緇衣好善明
鏡照人尚賢先式於里閭取行不遺於尺寸謂其

立身本末或不愧乎大臣知其一節始終庶亦勤於小物納衆言於僉允排異議以獨持遂俾孤微幸徼卹錄晉增上秩寵洎下泉凡斯駢錫之恩皆出贊襄之賜祇深銜結敢復控陳然望齡竊聞謚以榮名禮稱類行苟斯名之難假卽一行之無稱望齡先君子公清之譽頗著於當時惠愛之思徧留於所至位雖崇而食貧於沒齒身已退而受祿者十年昔展季下僚黔婁賤士粥饑僅爲小惠班制亦屬常勞然或見錄於公朝或垂褒於妻友望

齡先君子雖無燉譽可竝管人而身位列卿踐更中外爵號既優於下士勳勞有大於粥饑而當清朝洵穆之時公論大明之日袞袞獨靳市撻何殊此望齡所爲泣血茹哀捫心待報者也夫考事有徵論人以概佞直視乎進退貪廉證於富貧苟察其去位於何時及稽其奉身之奚等則悠悠之論了了可知望齡聞之隱先烈而弗揚者不予飾私親以罔上者非臣如使公私之論議本諸則臣子之隱衷宜吐伏惟閣下矜之憐之

又

菽水舊歡幸遂介山之隱金緋新命榮分萊子
之衣仰大道之曲成天全社櫟唯至仁能錫類春
滿堂謖竊念望齡稟氣不豐賦材尤薄筋駑肉緩
年四十而蚤衰少惰長迂抱三休而宐止徒藉粉
榆之蔭尚蒙蒔菲之收而情繫春暉懼溪日仄念
絕裾而安忍爰拜疏以陳情雖申來諗之誠竊有
簡書之畏恭惟相公閣下心參玄化德重黃扉
憐載何私形物無居之雅量埏陶多術與人爲善

之公心俯憐憫之微軀曲諒硜硜之小信木材
既朽終無取於尋常絲緒已焚聊用安其方寸而
猶假之名器寵以儀章雖逃就列之譏尤切災身
之懼蓋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而至恩之成我也如
生凡飯蔬沒齒之年皆佩德銘心之日敬因還役
肅致蕪棧伏冀鑿涵曷勝瞻跂

上朱相公

恭聞獨旋斗極首出庶寮備鄉郡二百年未有之
榮建 本朝第一人無前之業鏡湖魚鳥若被光

華越嶠農樵咸忻盛事況爲門牆之下士在姻婭
之末交其抃躍之私豈可云喻邪望齡仰賴師仁
獲依子舍秋風漸冷幸肺病之稍蘇晚景粗安覺
慈顏之有喜比者舍弟爽齡遠行偕計行者以有
兄任養庶寬陟屺之懷居者以有子在前少緩縫
衣之戚凡在家庭之出處咸蒙大造之生成輒托
順風薄抒私悃仰惟鑒炤曷任瞻依

代大人答諸通家

秉燭以照蓋志學之餘年鼓缶而歌已興嗟於大

耄自憐衰茶敢荷軫存少不如人况復燭生之耄
老而舍我寧忘衛士之規緬羣哲之竝興極熙朝
之華選玉堂青鎖筦文章諷議之司亦縣神州播
風雨露雷之化僕偶緣兒輩幸厠通家樛櫟天年
忽借芳於春色桑榆夕景俄接曜於朝曦作頌穆
如承筐爛若盤鯖知美集珍味於五門華袞稱榮
重褒揚於一字

答李湘洲

借鹿豕之遊乍安泉石接夔龍之武忽枉瓊瑤惟

疲病以無瘳費挽推而莫進恭惟閣下慥慥篤誠
元元宏雅讀三五典墳之籍夙擅該通吞八九雲
夢於中曾無芥蒂黃麻紫綬共傳燕許之文壁水
園橋久啗父師之教而生偶從廢棄濫托規隨冠
雖敝而願彈弓以括而欲往竊惟蒲柳之質緣病
蚤衰桑榆之親因衰邁病念絕裾而詎忍爰拜表
以陳情豹養區區聊用安其愚分烏慈戀戀庶或
鑒其微誠而猶煩使者千里之遙捧台札八行之
重琅函垂露穆矣生風玉署披雲悵焉何日敬因

還役肅奉報書伏冀省存曷勝馳仰

祀鄉賢請郡邑諸公啓

賢宗先生之祀禮用茲於春秋俎豆賢人之間惠
每徼於月旦寵施裸獻采動澤宮謹諏月之廿五
日肅將祠事聊庀初筵明德或臨蘋藻穆惟馨之
頌薄誠是薦簋樽孚用缶之占伏候龍光豈勝鶴
跼

答謝撰述

一同宣化榮分雄緊之符三載陟明獨箸循良之

考宿望雅推於賜履 新恩式表於移綬恭惟門
下道韻經時素風照物戴星奉職堂鳴宓子之琴
酌水盟心坐對任棠之誠況地屬肩髀之要劇時
丁瑣尾以流難操刃無傷利益章於錯節理絲有
緒治何苦於紛紜赫既可而特已告成歲有餘而
月奚不足洵政科之異等在輿論所同歸生章句
陋儒槩鉛散局才慙青史擬勒傳於班書職忝華
綸亦與聞乎漢詔

云

云

朱輻佐理榮分緊望之州丹筆平刑獨著簡孚之
譽瞻陟明於上考爰渙號於北門伏淮門下雅道
匡時素心映物高車布德溫生園土之春畫戟凝
香露洗簪林之瘴縣蒲不試鳥下訟庭拔薤知懲
虎無飛邑歲有餘而月何不足暮旣可而時已告
成在輿論之同歸真政科之異等生又慕清塵未
親道範才慚青史雖難擬乎班書職典華綸亦與

聞乎漢詔

云

云

三

渙號弘施司言重寄必有坦明之旨然後可以揚
摧德音必有華瞻之才然後可以彌綸盛事況會
逢兩作澤霈萬方當筆札之紛填演絲綸之浩博
可令樸學攝是乏官恭惟門下道經文武身佩安
危型模垂表於士林簡注夙膺於 帝在式茲異
眷以寵殊勞繫國家獎報之彝章亦門下纘繩之
大孝貪天功而爲已力揣分詎安以公事而拜私
恩受施有覲云云

答張景江

歲歲發春履端納祐新花照席當吉甫之燕周細
柳開管識絳侯之有子僕視艸多慚銘椒鮮學寒
同燕谷欣逢王者之春弱比垂蘿願附將軍之樹
過蒙寵貺何德以承

回賀正啓

下邑陳人方趨班著孟阪新序適屆 禁林曠歲
籥之屢更想朋簪而增慨惟門下陽春布澤律吹
煖以發生松栢交盟歲已寒而彌篤遺音金玉比
貺瓊瑤日照盤殮詎復宮僚之咏夜添鑪箸俄伸

貧士之躬感德難諼馳神何已

答某令

不佞用乏時需病常自免賜同鑑曲臥比漳濱衡
門有樂只之棲空谷謝之杰之韻而門下方分符
花縣流譽桐鄉江水一章望儀刑其尚遠河流九
里庶潤澤之潛通然繁木無因懼來譏於按劔而
瓊瑤以報仍佩好於投桃雖貪奉明恩而未知所
處輒緣倖返附致謝私草野何緣蹟尚自疑於風
馬青霄有托義當竊比於雲龍

答學憲

天挺儒宗三物鬯七闕之化地雄憲寄一尊榜六
藝之衡師有作而道隆文在茲而任重光生圓璧
喜切斷金恭惟門下道岸崇淡德園廣莫北斗昏
宗之雅望蔚矣人倫西山南浦之宏詞藎然舉首
契心修正早得統於河汾用獄明清繼馳聲於梁
汴庸禮舍香之署作人懸鑑之司豈徒衰文八代
之餘快月露烟雲之一變行見聖道千年而下如
江淮河漢之盛行生負牆聞道幸托同心判袂歸

田父傷離緒逃介山而奉母方迎寸艸之暉遡閩
嶠以懷人適枉尺書之賜歡言道故披襟轉蕙之
光風穆若敞詞快目連城之玉府積疾頓瘳於誦
檄陽春忽轉於飛葭仙島雖遙烟霄可接匠門罔
棄曲木兼收儻妙論之時聞益發醞雞之覆庶楚
音之游至聊紆藿徑之憂

答劉鄰滄台州

憔悴江潭老結漁樵之侶滄浪鬢髮心驚烏兔之
後方傳是竟之初辰忽枉仙山之信使瑤函乍啓

城霞綸以成文朋酒斯斟杯露汪其解渴惟齒衰
而德薄雖拜賜以爲慚蓋門下分符治郡之期乃
鄙人解組歸田之日然而門下則三年奏最政有
蹟而聲騰鄙人則五十無聞學就荒而殖落端木
趨而日損庾桑計以歲餘同此居諸四序之中獨
負怵惴半生之恥儻門下無舍方衰時鞭其後庶
前非之未遠將晚照之可迴眷茲藥石之微言倍
拜筐篚之厚貺

答程蕭山

善人之教澤濟七年洪河之功潤盈九里在壤錯
魚鱗之地亦仁均卵翼之餘別阻江濱思溪峴首
恭惟門下文章飾吏愷悌空人象冬日之惠溫歌
南風而治辦虞庭平土榮升五雉之司漢殿朝天
忽振雙鳧之鳥父老扶攜而出昔比錢江賢人俎
豆之間今之畏壘至如生者拊心神往矯首形留
沙樹浦雲悵詠離居之賦瑤函錦字驚傳亟問之
書雖念奉明恩而能無內媿受餐敢讓反壁增兢
所冀公署優游尚無忘乎用趙朱轡撫字猶式慰

於借恂不盡翹誠嗣當宣布

答林蕭山

墨綬涖人地接投錢之渚華綬屨道江明載石之
津緬前哲以遺芬屬後賢而趾美門下天才博大
閩學淵源錦製先工淘彌綸之畢舉庖刀又善游
窾卻以皆虛捧檄而領花封下車而騰駿譽任延
薦藻輒耗賢祠宓子鳴琴爰耆耆老豈意菲葑之
采併蒙絲組之榮清風穆矣其敷詞霏霧燦然而
在笥而生束身先畝久安襁褓之勤謝跡公朝無

復衣裳之倒雖美遺於繡段恐與請於鶉梁惟魚
枕成杯事類東坡之頌而龍鬚作堯珍傳南越之
裝可以斟酌醇風寢興盛德用拜嘉於明貺旋布
惘於來忤

答諸暨令

尺疏天邊偶遂漁樵之計一鄜湖曲幸依父母之
邦當倦羽之初棲儼絨鱗之遠貫佩之爲好拜以
知榮恭惟門下天韻孤鶩風華博照庖刀游於肯
綮校驕爾其疑神化瑟解而更張答瞿然其至道

勸率農桑之務歎歌薄領之闕以一人兼政事文
章道德之全在兩浙稱郡邑治行循良之首花穠
麥秀頌聲已播於甘棠膏雨仁風春意徧施於朽
木裛齊華袞義重緇衣而某枚粒匱管敢費仁人
之惠簞醪可共用均父老之歡所冀仙舄尚畱華
綏無改庶九里洪河之潤爲一枝窮谷之安生不
任翹企之至

又

潤敷九里洪河均滲漉之仁績最三年大邑播清

循之譽興誦普騰於賀燕卮詞偶托於雕蟲方慚
闕海之難工迺荷酬縑之遠賁恭惟門下澄襟照
勃雅道宐民狀冬日之惠溫歌南風而治辦浣江
歌水胡公清以畏人苧嶺行春國子稱之曰母製
錦初成於南服賜金駢錫於康侯在提封密邇之
鄉同大造生成之戴如生者倦飛弱羽借樹卑棲
病比相如聊作漳濱之臥行慚子羽未陪偃室之
遊偶因授簡於鄉人幸爾奏名於下吏而明公寬
其疏節取厥單詞良馬素絲施在後先之序木桃

瓊玖數奢投報之常愧切捫心感深銘骨

與李總戎爲姪孫納聘啓

列戟當門風推齊大東薪在戶願托周親偶諧五
璧之緣遠奉千金之諾齊歡施萬叶兆占鳳恭惟
老太翁門下斗魁間氣帶礪名家盾鼻拙豪兼文
武無雙之譽虎頭授鉞爲熊羆不二之臣樓船乘
萬里之長風刁斗靜三韓之夜月迺分外闔作鎮
鄉邦東海洗兵旣書功於善善西平有子復繼美
於繼繩在高閣舊表於芝田將門有種而寒舍餘

芬於粟里素業僅延方懷宋子之難求何意寒修
之可托此蓋門下咸虛善受謙道下交廉吏難爲
且錄其子孫之清白儒風不競或嘉其詩禮之流
傳義無廢於采葑榮有逾於倚玉謹裁短狀屬庀
荒儀東帛儷皮請告虔於異日澗毛管器庶少答
於洪麻

答何大李

生聞玄經始創桓君山爲之服膺三都旣成陸士
衡因之輟筆何者兩雄並逐得敵者退於交綏二

巧相推運斤者成於塗瓦蓋聲同則倡和斯作力
比者彼已愈明未聞廢逸響於巴人探靈心於拙
目蠹窺大海筵發洪鐘續羔粹白之裘襲石琳瑯
之府如齡今者私甚媿焉而明公大雅含弘溫詞
獎飾義隆筐篚寵溢丘園窺文豹之一斑遽荷知
言之目托青蠅於千里庶同不朽之傳

答施唵縣

身似樂天懼實其裘之緒人憐伯道虛疑弓鞬之
祥謬命委巷之訛辭仰徹邦君之遠聽雖浮其實

而愛欲生門下嫗物宏慈克家素業手司化斗行
一邑之春歌叶風絃僉號衆人之母眷此發生
之盛德兼施憔悴之陳人半稿楊華未有生莫之
望迺寒黍谷偏廬吹律之恩雖過聽而不疑迺緘
書而下賁朝飛有雉慚雅意之莫承夕夢維熊儻
後時之可冀則賢者殷隆之惠卽大人幽贊之占
厚幣敢辭蕪詞以謝

答劉乾陽年兄聘啓

吉事有祥已叶鳳鳴之卜嘉儀順典榮承鴈摯之

頌瞻同榜以同心聯素交爲素對宸言下達崇老
騰歡恭惟老親翁門下介特表時公忠定國伯夷
清而近隘士仰其風朱季直以不阿民懷乃惠歷
齊魯甌閩之地兼文章政事之稱而生倚玉有年
斷金等義念相求而有舊爰結好以維新弱女慰
情詎免蠢愚之累高門樹德聊傾附托之誠惟儷
皮束帛之駢蕃迺入廟升阿而悚惕敷辭報貺賜
鑒爲祈

復顧冲菴總督

恭惟明公應世真儒壯猷元老柳堤棠蔭芳畱海
澨之邦玉節金甃威靖雲中之塞比者王庭遠徙
幕府秋開守勝而兀若干城已絕內關之漸張軍
而勢成角倚行清西牧之塵固當摩崖谷以書功
覩繪圖而識姓矣齡辱在下風夙叨覆露看碑舊
國羊叔之愛尚新握管當年蒞子之名自附惟生
也晚未遂瞻趨爲棘也新更稽問候明公德盛搗
謙禮先逮賤念在編氓之舊推其家世之餘鼎札
賁焉瑤施渥若拜稽受賜盥洗開函銘心之私匪

口可既

復趙用吾閣府

帷籌宣武十連閫外之權縹緲疏恩三錫師中之
吉攝事偶緣夫人乏摛詞重忝乎天言恭惟門下
文成經緯道協張弛博綜墳典之華曲鬯毀鈴之
祕旣養恬而善息遂移孝以爲忠威懾瓊裘銘駿
烈天山之石氣吞并服伐狡謀日出之邦礪若山
帶若河方胙白茅之土言如絲出如絳先開紫檢
之祥是宜敷告乎文人於以昭宣乎武德如生者

鍾昏淺識窳薄凡材鄭康成通德之鄉居稱最近
李元禮世家之雅門幸先登徒緣維梓之歡猥荷
宣麻之任襪綫何裨於黼黻素書再賁乎筐篚賜
重雙南光浮三服紫貂炫首煖厭寒氈珍藥扶羸
春生病骨康瓠博鼎彝之價泰山酬飛羽之輕佩
德何涯捫心知媿

答某方伯

八命作牧榮分滄海之符三載陟明寵溢紫微之
署芝綍崇追於祖福壘書歡動於吏民晉晝方殷

需雲同慶恭惟門下誠明格物雅量邁時博綜
與之華玄覽天人之奧木天丹地譽冠充朝燕
隼輿惠敷四國二伯領周官之重百城瞻漢節之
尊屬東南杼柚之幾空兼山海征求之沓至室云
如燬瞻依父母之非遙旱旣靡遺膏澤雲雷之在
望物無疵癘疑居畏壘之鄉郊有繁陰共識召公
之堇生南海潛夫東朝散吏愧演綸之未稱歌樂
職以徒勤

送試錄上婁江相公

端委舊邦彈冠新運生王者之國周之鎬京近仁
人之居今之鄒魯老師閣下神絲嶽降躬幹斗樞
文章居多士之先德業在一人之下司馬耆英之
日小童走卒共識姓名鄭公通德之鄉竈婦廬兒
咸稱詩禮矧此衿韋之彥誰非陶冶之餘範我馳
驅法尚傳於秋駕遺其驪牡任允屬於方臯至於
某者學殖就荒德輶未舉爲樗無用幸揮斤匠石
之門向若而驚復觀水海王之國而鈍昏寡識
釋失倫蓋遺禽斲一目之羅寧市駿得千金之

惟文體濫觴之極正 朝廷改瑟之期欲還棘刺
之風寧失英華之士而無裨雅道已軼時材則抱
媿捫心何辭衆口者也伏望矜乃謬迷指其紕漏
雖至教罔施於成事庶德音可佩於終身

書

奉常心翁老師

望齡鴛鴦鈍厄羸無用於當世解龜南還三閱歲齋
海壖僻陋望武昌雲樹間絳帳在焉宵若天表歟
然無涼暄之訊迺其瞻依至懷無異扱箕撰履日
請事函丈間也伏惟祥琴漸和道體加豐上無浣
臉之戀俯有傳經之托朝思黃髮衆仰東山旦暮
有環召至矣望齡身如凍蠅無復千里之願加以
家慈火疾時動日營醫餌坐是有首春之請幸而

獲遂又厚幸母疾少瘳娛侍膝前私計人世之樂
無以易此者巢林走陸各有栖宿齡之栖宿在是
已

上政府

望齡聞賢宰執用人如大匠然其道皆兼成而重
棄一物然匠石之斤無散木良相之門無猥士者
何哉蓋兼成者不必兼用樛全櫟棄凡以成之齡
以爲全我之恩尤甚於用也齡年十七八卽有骨
髓之病生而疲蒸又限藥過差年三十又有壯火

之病脈理煩濇醫謂不治節嗇萬端幸延視息然
壯心已盡去矣辛丑持牒奉母來京師獲奉提誨
以里閭後進父兄雅游蒙閣下特達之遇撫接殷
重雖儔人旅進之中仰望色詞有以自異史秩纔
滿輒踐宮僚至官數月又遷五品舍其愚而寵之
以事憐其病而與之以安至於罷憊請休而厚眷
拳拳若將維而繫之齡雖木石敢忘鐫鏤歸耕以
來畢志隴畝然曾未逾歲徵命忽臨進秩異章儼
然有人師之號閣下豈獨私榮寵之已哉蓋閱其

自放空疎寂寥之濱而責以效用也分空蒲伏就道畢命捐軀以報隆遇而疲病侵尋情事辛楚疏揭所陳片語無誑至於老母衰悴有不忍言略爲金翁老師道之姻連之中聞見真的閣下可問而知也齡之休廢如喑者之默痿者之居非有慕效而然誠得奉老母沒齒貧賤乃閣下所以生全之九遷之德曷以過哉情旨迫切煩言無端併希台慈原炤

上朱相公書

望齡材品最下徒以葭莩末交中羈奉教遂歷門
墻翹館旣開拔箕再祺閣下於其孱劣與其愚誠
教如慈父禮均小友戴高履厚莫喻恩私而齡志
灰多病之餘業廢惰窳之久仰孤眷望徒有汗慚
奉違以來畢願艸芥惟仄聞鴻譽仰頌新猷引爲
私幸而已夫夔契伊周其人實遠茲者同厥里閭
出其門下目親隆美身享太平其爲寵藉何勝道
邪夫杲日麗天翺飛振羽晞驥彈冠亦士人之同
願也齡獨何心而硜硜不化蓋命祚奇蹇情事竊

促譬如暗不樂辨楚不慕行非以尚默而效靜勢
有所極耳私情觀縷略具疏揭宣寫未罄復列於
別楮仰惟大匠用材枿樞畢效然樗全櫟櫟總保
曲成萬祈台慈俯燭俾速遂祈請不勝感戴之至

又

家慈痰疾既久昨居京師烹煤飲讌勢遂漸劇至
客秋寒熱間作兩腓兩脰間肉俱消脫此醫經中
大忌也今雖稍愈而大肉未充病本尚在齡兄弟
出門數步腸若抽掣雖貪祿去館勢豈能出此合

姪女所親見令郎親家所親聞不敢誑也又生歸
甫歲餘山棲未煖而遽徼徼命友居同年在職者
之先是前日之退適爲躁進之階耳揆諸事理尤
屬未安望齡極爲愚昧惟自知一隙似覺稍明外
鏡狀貌內揣材力涯分已踰不敢妄覲非分以速
災禍他人可欺必不能以密邇之跡欺老師也田
間賚遣一力頗費經營二位老先生前萬祈鼎言
贊決一請而得銜哉無量

又

望齡腐艸朽木耳無尺寸之良樵蘇之用閣下愛
滅其醜技拭而滋培之菌蒸螢化若有餘望焉歸
耕纔數年淪隱姓名兩掛除目而齡病質轉頽母
衰日甚常自惟省此身不獨無效用之才亦無富
貴之福矣夫以仲尼爲之師而歎于我之難雕護
卜商之疵吝誠知之全之也願閣下亦全而置之
勿以措意齡心如濾灰無復餘望獨先君平生斤
斤之守宐不爲公論所棄徒以齡縣薄不嗣易名
盛典久懸未定每中夜念及爲之忘寢正月間見

禮部補謚之請竊謂所及正近年初卹諸公耳先
人遠在限外不敢妄冀比從山陰令處得諮訪書
冊始知尚在議中喜甚懼甚先人沒且十年矣交
知落落日就湮泯失今不及老師秉軸父跡未陳
之時圖之後豈復有緣會乎閣下袞鉞嚴於朝堂
月旦精於里閭恩義兼舉予奪具章儻先人經然
小廉獲與獎錄於官常士行亦有少裨老師所以
榮施於齡者甚於九遷之寵三旌之位萬萬矣臨
楮不任凝血

奉座師李閣學

齡聞唐虞之盛其君蕩然無所與於天下而其臣履遺不納冠屨不願過其門三不入亦儻然無所與於身家惟尹暨湯不殖不取上下之間宛然臭味齡竊以爲有不私身家不苟一介之臣而後可以不與崇高不殖貨利求其君夫居易於已責難於人不可得諸平交而妄冀於君父此齡所謂舛也恭惟老師閣下躬大禹之勤擅阿衡之介不獨天下仰之而天子尤深鑒之相麻初頒小夫走

卒皆知抃舞以爲虞殷之朝可以再見頑懦之俗
可以立起況如小子齡者最蒙知眷身備灑掃其
爲欣躍豈可云喻聞慶之始卽空肅狀馳賀而仰
體德意輒屏縉文旣不能專遣一力又不敢附託
他人謹因從叔入都以尺素布聞而已行者緩發
坐成稽慢亦惟閣下有以原之書不盡言

又

舍弟北還拜捧尊誨齡孑然孱病之身不能自憂
而老師爲憂之敢不佩服家世蒙國恩在乳抱間

卽食官俸私心常念捐軀命報萬一甘之如飴所以沉淪而不反者亦欲退處安靜以養微力從事學問以挫輕心強弱志庶幾異日可見之施用耳豈意體骨虛羸日就疲茶性質浮動難施矯揉養生學道俱無所成空費日月每自歎詫夫人臣所以用於世者才力與神識耳而齡力不及中人識同下士操何具以從縉紳之末哉惟有度德量力引分知恥爲 聖朝不欺之臣師門自好之士竊有慕焉而未能耳賤齒近衰已稍進滋味又室中

久似有孕者初患滲漏今安固已四五月身日漸
大而胎不甚動尚在真臘之間使幸而無它亦足
仰慰老師拳拳厚意也吐握方勞誰爲社稷珍愛
至禱

又

先人素有清望祇緣請卹時適部迂被言茲今懲
往易名之與賢愚併滯未蒙 朝廷一字之褒時
痛於心比者部議類補先人名姓幸厠議中真百
世一時也身沒旣久知交落落後進少年不復識

前人典刑抱茲憂惶恐盛典一漏後難再得欲默
以聽懼捨先人之美言之又非所宜言謹用天司
馬孫公所撰志文一冊因便奉塵老師清覽此中
語一字不誣金翁老師姻婭也知之甚具少宰楊
公素精人倫先君以欵守著名而倉場游公欵人
皆能言其事可問而知也齡非敢望老師私齡以
及其父也老師秉軸政府而父美不聞當爲誰復
言之此非他人蔽賢齡自蔽之耳罪可勝道邪齡
聞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是以大行受大

各細行受細名今制不予人以醜繆之號而隱然
賢與人以醜繆之實行高者復責其顯功功大者
復訾其細行遂使賢士勞臣與僉邪回佞及庸庸
無表樹之人同蒙其風竊以爲過已先人身爲六
卿而居室服食纔同寒士直躬履坦不攸不求不
以一介滯己一詞假人端凝無欲與道合體潔已
奉公恩德著於民社可謂清矣忠矣誠蒙 朝廷
鑒錄錫之嘉名俾不與庸瑣回邪之徒同其泯泯
亦足以表官常禪士行豈獨其子孫千百世榮藉

無已哉齡疾病自廢心如瀝灰無復他望惟以縣
薄不嗣隕其先烈常用痛心儻所願獲從其鏤德
銘恩甚於九遷之榮三旌之賞萬萬矣

與周海門先生

望齡根器劣弱力不精猛染指此道動踰數年而
見處未徹信力未充日夜憂念未有安歇重荷垂
閔蒙蔽意將拯而引之自惟鈍昏無以爲地每念
若刀刃刺心使至辱手教徵詰蓋將命之刳腸剖
臆發露病源投以神藥敢自匿瑕惡仰孤盛心竊

聞華嚴十信初心卽齊佛智佛智者無待之智也
何階級之可言哉然不妨五十位升進鄰於二覺
後契佛乘孔子三十而立已歷信位矣然不妨知
命耳順以至從心蓋知見又汰而日消習氣旋除
而日淨如精金離鑛經鍛鍊而益露光芒嬰兒出
胎加歲時而自然充長人形金體不異舊時瑩淨
魁梧新新莫揜然則放刀屠兒獻珠龍女無待之
智證也懶安拽鼻二祖調心神化之實功也以緣
起無生爲照覺故不屬斷除以佛知見爲對治故

不落二乘耳是故道人有道人之遷改俗學有俗學之遷改凡夫於心外見法種種善惡執爲實有如魘人認手爲鬼穉子怖影爲物遷改雖嚴終成壓伏若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是也學道人善是已善過是已過遷是已遷改是已改以無善爲善故見過愈微以罪性本空故改圖甚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是也僧問古宿如何保任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大慧亦言學道人須要熟處生生處熟如何生處無分別處是如何熟

處分別處是到此則過是過善亦是過分別是習
氣饒你總不分別亦是習氣直得念念知非時時
改過始有相應分是真遷善是真改過是名隨心
自在亦名稱性修行先代老和尚紛紛言說總不
出此尚何置同異於其間哉然僕今日之病則在
悟頭未徹疑情未消解處與行處說處與受用處
未能相應如入一片田園未曾收管何論荒蕪哉
竊慮隨文之解未契佛懷臆測之言終成戲論以
此惻惻居心不寧耳老丈何以救之愚罔無怙實

思依恃勝友若悠悠之會旣歎歲規反成諍論恐
無裨於已深不願與之從事也蓋自救與救人自
利與利人塗軌各別老丈志於宏道僕志於擇交
隨所餘欠各有亟耳何如何如

又

刻字人持翰至淳懇直截真如頂針膜錐感刻感
刻向在京師時苦諸色工夫間斷難守忽一日覺
得此心生生不息之機至無而有至變而一自幸
以爲從此後或易爲力矣中亦屢覺知寂知知古

人所訶卽此意純一亦落是中曾以問蔡槐庭渠云以楔出楔做工夫人少不得如此然亦不能純熟私念竊謂初習路生耳繼以專翕之功庶有進步近亦屢察其紆曲不若無義話之直而意中已稍慣每提撕便現前持話冷淡易此甚難又念陽明先生語以爲學者能時時當下卽是善學做此工夫覺得直下便是無從前等待之病但虛懷不作意卽工夫熾然念慮萌動乃覺間斷故妄謂生盲人拄杖一時難放此意少便亦是明知故犯權

以爲拄杖耳大教深切敢不痛領但全體放下令
真妄二見毫髮不生恐非紛擾心意一時所及常
人聖人且不敢較而年過四十心地未開每清夜
夢回卽慚惶無地日用間稍失正念便手足無措
每羨愚夫愚婦人人勝我其舉動念慮各各輕鬆
百倍於我旋轉旣不易懼怕又不免惟俟老母稍
健又當閉戶與之力爭大教置左右時時省觀以
當酷烈中一杯甘露也

又

直截一路第五七年而已自許不疑而命根終未
斷故屢屢有得失未能快然無事近日單提一萬
法歸一話較往時頗覺懸密且不敢求速效也尊
教感感今日方爲話頭所苦得來語轉覺悶悶諺
所謂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艸索不敢謾亦不敢負
門下也思欲入剡甚渴正月終出外尋地至清明
前始歸又連日拜掃待晴卽復出矣意欲須天熱
走山不得時賚一月糧奉訪山寺中坐夏少時求
大鉢鉢一了疇昔耳舍弟偶至外家渠資性視弟

稍利而常憂其氣浮在大藥王自能對症發劑也

又

東山隔岸曾記圖志中云是諸謝舊居至今得老
丈振其遺躅甚幸然彼日以游言相高耳五百年
野狐未必不聞講席而化也老丈真知妙悟猶有
無常迅速之言若弟者於疑與信兩無所據悠悠
碌碌日月其滔惟憂愧之懷頗倍往日耳

又

勞根小器加以洪霆時雖有傾仆汜溢之患而染

音行霧漸被薰染幸莫厚焉入都困於趨謁未就
懸息而旋有筆札之役王事敦墀日不暇給蓋生
平未有之苦欲以間隙勒一狀附布而心力疲惫
不復可強坐是又疎罪何可言此間舊有學會趙
太常黃宮庶左柱史主之王大行繼至頗稱濟濟
而傍觀者指目爲異學深見忌嫉然不虞其禍乃
發於卓老也七十六歲衰病之身重罹逮繫煩冤
自決何痛如之嗟嗟儒者所宗尚莫如程朱二先
生而今所謂正宗者卽當時所攻爲僞學者也古

今談學者衆矣其誰不僞之然則貪名逐利敗度
北族者乃稱真乎弟時下謀歸甚亟樞侍教席當
不在遠須引剡溪水細浣腸胃中舊聞作不識一
字俗人以聽雅教也

又

弟留滯年餘蓋有爲耳成諾在昔踐之已晚非敢
自托肥遯也學道未成而以涉世途如衣絮觸荆
棘動輒掛礙每覺境強情弱展轉悔責恨計不蚤
決也比於當下之旨稍覺親切去迂曲之途游蕩

平之境日親哲匠以進新功端有厚藉焉客歲之事吾黨自當任其咎憶臨別時老丈已諄諄言之管東溟丈亦曾有此論入都諸君子志業方銳遂不顧而爲之後旣章聞改換滋醜昨以王事在留都已稍從韜晦矣敬謝良規敢以徧告同志

又

辱教拳切真如提獎癡兒誘歸亡子感甚感甚杜足廿日以老母病瘡出侍湯藥乃知人生靜緣亦不易得也蒙指示安心的訣雖粗浮之氣不能便

爾得力而近亦稍知省力一番尋常妄意以隨順
真心任諸緣之竝作爲行持觀萬法之自無爲解
脫自覺頗爲省便而往往亦致疲勞豈將心用心
其所謂易簡者乃煩難邪抑習之未久生處不熟
邪舍此又似無所持循其持話持名諸法又不若
此之便不知無大誤否終年逐逐幾過半生今日
只以尊教了無所得爲四字真言何敢課效且夕
乎惟便中詳誨之

又

弟以老母小恙出侍湯藥者已半月所喜醫藥稍
稍奏功可冀平復深知問寢嘗藥爲第一親切工
夫而胸中又常若有負與室中體究翻作兩楸疑
之爲病深曉而不能斷奈何奈何併前東顧併教
之思位兄誠切真道人也恐門牆亦不多得敬服
敬服

又

弟只是挨排過時雖稍知惜陰而蹉過實多爲恨
恨耳余令自台還亦曾見過因得見南臯宗傳序

文所云復老的宜載入弟以世俗心屬故欲姑緩之耳至三帝果係真正豪傑於斯道暗有契合弟意著書立言凡以砭世不宜驚以奇特令之齟齬而突入三帝似於過奇似於驚人耳惟仁文裁察

又

昨游意不在山水欲時陪杖屨沾霧潤耳俛然獨往興殊不佳沿途寫有路程當稍潤飾爲小記艸具當奉覽供一噓也蔡文書禮領入出世人於世不宜左丈悉力拯扶尚未能濟正有一束托文令

君致之今須附益以謝帖耳

又

此番相對更覺信服之衷有倍於前固緣玄詣日深豈弟之執滯亦稍活動邪學道不了仔詩亦無意與爲之誦佳篇吻間亦如囁囁欲吐儻有述當寄呈諸不一

又

又不奉晤言渴思趨謁母疾淹縣此身不復自主聞儲山丈與諸友入剡如立地上看人躡雲而升

健羨可言邪楮老力疾而東想當小住旬日耳歲
之盟兩心相照忽新歲聞人言有歸興知必非
爾老本意弟疎略人也然身無飾貌口無僞言惟
知愛者恕其疏節亮其誠心爲庶幾耳況供給已
有定議弟每月費甚少惟多費諸友心頗不安不
必閔弟貧窶憂其難繼也余山陰倡會殷勤春仲
滿望命駕郡城一新學者耳目如惠然宵來弟亦
當攝衣以從也

與袁石浦

謝生歸已迫歲暮所贖手訊百有二十日而始見
歡喜何可言通都大邑賢士所聚猶有巖谷之歎
況真處巖谷者乎黃昭素不知何日能還都渠如
黃楊則僕更是虎刺山茄樹也可歎可愧舍弟迷
謬與僕等能詩頗勝其兄僕向不入此保社昨與
六休同遊爲所牽綴間或有作旋亦遺忘前得京
信時有志喜詩舍弟亦踵韻今錄似佳什秀色可
翫二舍弟每誚家兄作本分詩以僕觀之自是舍
弟過分耳爭怪得阿兄邪

又

天下有二等自在人一大睡者二大醒者惟夢魘未覺人謂睡著則已欲醒謂醒則正在夢境叫號譖藝純是苦趣僕魘者也足下雖振其手搖其足未肯霍然寤也欲自在得邪憶侍雅論時覺身心時時有益自遠勝友轉復茫然雖苦自鞭策較往日已加緊切而逾求逾遠不自知其入於支離艱僻之內此古人所以願親近善知識以爲甚於衣食父母也長安如奕棋世路日難矣歎歎

又

僕比日詩學禪學俱覺長進恨不得與吾丈面商之耳從來詩道大明派頭甚正至我朝何李諸公忽爾衰絕楊用修博學多識向甚慕之謂其述作必能超絕等夷昨得其全集共持論正與諸君等然其七言律與五七言絕句大有佳者所恨太似古人遂減成色習氣所羈要自難免介州諸體近鄖陽者輒佳使芟繁撮要選作三兩卷自足傳世若未刻者其佳可知矣丈如抄得乞錄示須煩無

養二生何如

與袁六休

此事如磨鏡當投藥時反益其暗及藥垢並盡光
瑩自然勝前乃知華嚴五十位與尼父志學從心
年進歲益本無了期本無止法此後又不知作何
進步耳向來將許多好詩沉沒在胸中今此自覺
媿負如大鼈人不飲飲乃知大五七律皆昔時所
畏今試爲之輒敏而佳已亦莫測所以但目前無
知音者自哦而已天池遺稿甚富今正構寫已得

四五弟亦稍爲校閱詩存其九文存其五校畢當
集爲善板流行兄亦不須更寫也

又

弟初讀蘇詩以爲少陵之後一人而已再讀更謂
過之初言之亦覺駭人及見子山已先有此論兄
言又暗合益知非謬永叔詩雖好終不如子瞻蓋
子瞻如海永叔如三山雖仙靈所都終是大海申
物南宋有陸放翁者山陰人其詩在高岑之間雖
不及蘇歐自餘宋人舉無其敵平生作萬首詩今

所傳渭南集不過十一雋永適拔七言猶爲勝絕
叢爾之地前有務觀後有文長亦云盛矣然今人
尚不知有陸況於徐邪宋集弟略有數家惟陳無
已張文潛蘇子美集不可得京中書坊或偶值求
爲買之時賢未曾讀書讀亦不識乃大言宋無詩
何異夢語劉須溪嘗言詩文至文選爲一厄弟殊
伏之而揚用脩大以爲笑用脩詩亦有佳者而論
詩則謬大抵類此也凡近作又何似寫寄數十篇
爲望

與焦弱族

弟處夏來旱熱特甚科跣袒露如在鑊湯爐炭中
了無避法聞北土又大潦殊不均耳昨年從文字
意識少有知解便自慶快蓋傍他悟後人語話當
爲自己腳跟魔境相加果難得力方今懺悔求撥
逼一場獨力易退未有所向方甚欲依座下決釋
迷滯亦以家君之意不能違迂擬明春單車詣闕
夏首或是把袂之日也聚首一年內共了此事庶
不負夙期耳

又

島夷遂爾反覆恐朝鮮不支則禍及全遼神京亦
爲震動不知此局如何結款兄素有社稷之計當
如何天下有事但賢豪者便須任其憂李伯紀起
居注耳卒能荷擔子兄莫謂史官小也弟病廢之
人能計一身足矣然谷風震號焦鷄一枝正復難
安兄所謂三竺六橋間說無生話豈易得邪

又

弟以忠銘老師至杭渡江來謁已十餘日於湖上

一月以來無時不在溪山間興味甚適而體亦告
疲矣於老師處亦得動履之樂知道風甚暢喜慰
喜慰弟此事日來覺稍親切貧乞之人得少錢鈔
易於歡喜今亦類之往往亦自適也聞無念禪師
久在齋頭弟甚思一會今寓書期之其行止之計
全決於尊兄千萬一促其行弟此著非同等閒也
西師之捷甚可喜且國家得并慮以待東寇憂當
緩也山行方倦燈下艸州寄報

又

聞丈有赤城鴈山之興冬天木脫正空此遊弟退
耕以來屏黜他嗜雖古人詩文心所極好者都不
復到眼已亦絕不更作惟於老和尚舊冊子不能
放過耳爲學之念覺漸歸一路於逆緣中素所最
憂怖者覺亦不甚黏著惟此一大事不曾夢見思
之心肺焦熱也師友既遠偷心散念又死不得恐
竟墮落負丈教誨儻假我一會賜之鉗槌或得翰
教詳示大指一二所深願也二寇勢遽至此真田
夫之憂吾丈不可自惜有足爲者幸爲當塗吐之

大洲先生之志不可無也

又

邁此茶蓼無以爲情大事在卽而宅兆未定且素
於此事了不究心雖稍事山行正如白丁看字點
畫尚昧況文理邪卓吾先生行止若何近於本分
事較妥然不遇作家鉗槌恐終是藥金然信力則
稍稍充矣老兄窮究之後想當豁然幸有以教之
忙苦中不能覩縷

又

卓老聞往濟上何日可反南詢之約屢成誑罔念此媿恨慎軒書來云丈近販淨業極其精勤慎軒亦受戒持誦甚力弟雖未受戒而行業略如之可謂異地一心矣在他生爲親近之津梁在今日爲助發之資具願交勉焉弟閒時頗以古今詩集妄加校勘益信何李諸人直是淺陋欲揀擇數篇以備一代之作而難於下手乃知白沙荆川輩真可人也敝郡有詩人名徐文長者詩文皆深契古法而詩尤妙其雋朗或不及孫太初蒼老闊大大過

之近方備力外兄刻之奉一部上覽序交弟借爲
之復思爲小傳於後而嬾未就也

又

兄飽叅之後復邇者宿猶有望道未見之憂況淺
劣怠惰如弟者哉往時妄語都緣心不切至今始
悔責但此一念不肯以淨業爲究竟似亦夙因爲
之卽欲強歡而不可且當緊作課寬作程一生再
生會有徹頭日子也

又

世上眼珠小不能容人況南京尤聲利之場中間
大儒老學崇正闢異以世教自任者尤多恐安放
卓老不下丈須善爲之計弟意牛頭攝山諸處去
城稍遠每處住幾時意厭倦時輒易一處無令山
神野鬼得知踪跡則卓老自然得安或不遂興歸
思也弟僻處如井底絕無好人說話無念或可來
幸爲從臾

又

今人喜言精進蹉過目前一著誠如尊教篤別

稍較知非而不能撒手無疑究其病想只是托言
精進而實未能徒有慚懼無著力處正好着力古
人所謂絕學無爲者正功夫最密處耳提話頭做
鈍功亦是爲知有人設若全不知有恐日用中亦
提掇不起也知事理不二卽易欲到背塵合覺常
光現前不爲心意識所使卽不易伊川康節臨命
時俱得力若以見解論恐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
而日逐貪嗔已不免縱任求生死得力不亦難乎
古人見性空以修道今人見性空以長慾憶箇中

時老兄嘗爲痛言之今方知其深切也

又

恭簡任道之勇作人之盛新建遺緒至今日不墜者其功卓然在萬世海門兄嘗言身世所遭有三
人決不容泯者其一卽耿先生也特以楊傳新沒
欲稍需數歲續入之而并緩先生耳海門意謂身
居山澤見聞陋陋常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
便稱定本也所示諸儒鳴道錄已托左侍御求於
吳徹如處因遂板行之仁兄別有聞見更祈續示

又

端月之杪與海門泛海禮補陀山相從再旬甚受
其益到彼時問妙峯往來因緣頗悉其事海上雖
名刹而兩寺比丘龍蛇混雜無利上人來者又地
處窮髮銅殿亦非所宜浙中台鄒同爲賢聖道場
而台爲內地墓頂奇峻棟宇弗稱與海門謀欲仗
吾丈金湯之力仰屈上人一振智者之遺躅土人
道化久播西北所未暨者東土耳儻惠然肯來弟
且獲依止咨和往還於國清天姥之間又不勝私

願耳

又

一官浮沉於仁兄何有而弟輩爲世道仰賴不覺
扼掣三歎耳弟近頗知於省力處用力而終以昏
惰虛棄光陰無緣時奉法言鞭駑雕朽念之惘然
幼安每有書尺輒爲道仁兄斯邁之功不知可通
一線以開蒙滯否又劉朱二兄書來每有高蹈之
談弟謂何必乃爾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兩忘之
爲佳也會間希以尊意譬曉無故言去正是平地

上骨堆耳

又

聞春宮講席已膺妙選慶忭慶忭詞曹職事清冷
反不若州郡之任可展寸効至於羽翼輔導養蒙
正始固今日之根本啓他時之太平則自宰相而
下莫重於此官矣不知依樣講章每日熟念一遍
便了職事否弟猶記小學堂時挾書聽先生講說
席未穩已眼重欲睡矣雖聖賢英明不同凡愚然
人情不遠感格慇懃令親而不嚴喜而不厭在兄

必有道也何如何如

復許敬菴先生

巖自童卯之年卽佩服風義以里閭家世之雅其
摯見門下不宐在四方士後也自顧儻然無以爲
質又出處踪跡時復謬互雖竿牘之請縮慙未敢
蓋其姓名汗辱懼介紹之未先而覆爲戾也迺辱
鼎翰寵施詞旨隆重顧齡何人而能得此於長者
孔文舉雅尚之士未知道也而當時豪傑或以知
有其人爲喜若齡之不肖豈有可知於門下哉特

門下以成就後學爲己任而不遺於么麼耳然以
因緣繼是或得自進廁講席之末列共爲介紹不
既厚邪佳刻敢不再拜明教朝夕惟誦以無忘今
日之賜

與何進士

韓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僕嘗以是銓校
文行殆庶幾之簾中得佳卷歎其溫夷沉密似有
道者之言也蓋欲亟見其人焉以券子之言而信
吾目迨役竣而出則車徒已南邁瞻望靡及悵悵

何可云然子之鄉人與衿韞之士素有知者類亦能言之而僕耳亦熟于名舊矣僕之術其不妄而吾目其不吾欺邪雖無緣接對差自慰焉千里之外致煩使介洋洋乎詞之令而義之周也顧僕何人而能當之綵衣娛侍融洩如何官政宦遊之味烏足易吾子一日之歡其勉崇令德榮施於親可矣

與謝開美表兄

別後殊寂寂賴有幾個共性命朋友日日眉毛厮

結以是亦能遣日前月夕無夜不會或至漏下
三十刻遁散二十外偶至龍華愛其水田蒲柳宛
有江南之致遂連遊數日方罷亦可謂荒宕忘返
汗漫之遊矣七月八日已秩滿 聖節後卽候杜
門九月中爲行計意欲乘隙往盤山住半月耳

又

承於玉蟠處得箇入處山河大地悉爾消隕而習
氣未忘弟所未喻也如何是習氣山河大地是如
何是山河大地習氣是山河大地既然消隕習氣

何地著腳兄於熾然中消之使無於空虛中憂其
爲有卽此惡見於山河上突起山河於大地上重
安大地是誇玉蟠也是誇自也但莫妄分別自然
無空花願兄實地叅究莫掠虛頭祝祝四嫂復於
今月初一日去世人生正討數年平穩亦不可得
蓋此趣中本無安處躲避不得怨尤不得惟當速
求出離之術是要訣也

又

昨詣東江泛舟於湯潭溪山逶迤直是吾州第一

佳處其人多富而好禮有居可飭有舟可通爲見
卜居莫善於此弟亦大有結廬之想其地密邇日
鑄曩所謀忽復萌動兄可方便一詢

又

折乾飽篋而又餽口於兄於義安乎拙文於大製
蜨丸蘇合也何用煩主書容再呈

又

近日道味何如想益精進足下今日乃真吾友白
首中林有淨侶足樂矣好參五錢奉上前日開美

身
卷之二
一
星
僕無此餉也

又

聞老母有微恙欲暫去無爲李文主人敢屈道從
冒暑一來深谷多風修篁無暑與下方別一氣候
雖出門頃刻之勞所博換多矣入山視禁足尤爲
安靜不爲破戒也

奉劉晉川先生

望齡在京師時從焦弱侯游得聞卓吾先生之風
繼得其書畢習之未嘗不心開目明常恨不能操

車拂其側繼聞其住武昌有顯明其道而尊事之
者問之則老師也此事非鐵心石肝不足擔荷老
師非其人邪仰惟日夕咨承道機固熟深切翹仰
齡根器與劣偷心未忘雖信慕頗堅而叅尋之力
覺屢爲世樂所移近以病歸田間益無朋友之助
恐遂淪落伏惟老師曲垂慈憫少惠藥言李先生
或有新著併希錄示一二開我迷悶生成之恩也

又

荒度之餘想河流漸就約束矣金輪始言老師超

悟穎絕二而兼以行業精純豈勝翹仰古之尊宿如
永明天如士大夫若楊次公輩皆心契一乘而禮
誦不倦嚮往彌堅此皆大心弘願非沾沾於一知
半解者何幸於今日見之且天倫父子之間有香
火友朋之樂所謂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此世
出世間最勝之事也如某者輕心淺見欲自強而
不能然自分畢志於此此外無可櫻心者矣留京
多口之地不知卓師能安其居否老師運何神力
令得駐錫江淮間爲此一方作眼生襄事後庶亦

可遂咨請之願也

又

淮方甸寧河流安軌位育平成之勳於斯可見第
不審師於動靜間忙閒心境果無間否原始要終
果徹底無惑否任運與克治並行不悖否望齡愚
蒙眇劣漏器敗種然於此不敢自棄亦不敢自瞞
秋杪奉老母北上經過祇謁將於吾師請正焉

與某歙縣

議張不
反寄

生病廢屏居時亦神交於當代諸君子故於門下

雖無納摯之雅而私心敬之仰之然身隱無文竿
牘又廢徒有懸切近友人自歛中來傳門下所以
治歛者而心尤誠服之乃知賢者奉職效忠不以
豐約改也先人嘉靖間爲徽守五歲其廉勤之節
幸不爲郡人士所棄去郡五十餘年矣而其鄉先
生猶樂稱之父老買田祠祀終始不衰僉謂明興
以來新安賢守推爲第一以所聞於歛人庶幾於
門下今日亦稱臭味矣此者俗偷民僞直道漸泯
峴山碑板雷同鱗次賢愚混淆佞直相半空有以

動門下合祠之議也然世固有同行異情同事而
去留不妨異處者在門下察之而已狄梁公毀江
南淫祠千百惟季子祠獨存召伯之棠民歌之曰
勿翦勿拜生之先人豈敢遠方昔賢而門下今梁
公也儻先人遺祠緝附季子以下從徽民勿翦之
意豈獨子孫世世銘鏤盛德於以存直道厲官方
亦門下爲世道盛心也

與朱平巖年兄

弟夢游台宕二十年始一至殊恨其晚而病久廢

陰思如枯井求一二篇以步佳韻亦不可強又爲
山靈所誚矣石梁修不過數丈弟攜一童子往步
其脊如平地此不難耳上華頂時風日甚佳東望
有如盆面白者豈大海邪游鴈山時部使者追其
後所得徒所謂四大景一宿靈巖卽去殊無搜討
之趣況能陟險觀羣鴈宿處乎游名山如懷好友
未見若弗克見見時多艸艸耳可恨也